

管子集解

上册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旣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旣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督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

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以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典故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摧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

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管子集解序

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貲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

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旣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尙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書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尙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傳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死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

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子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綃紉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懼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

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維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中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衆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

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刀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主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相民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

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概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集解目次

卷上

經言

九

牧民

.....一

形勢

.....四

權修

.....八

立政

.....一二

乘馬

.....一八

七法

.....二四

版法

.....三一

幼官

.....三二

幼官圖

.....三九

外言

五輔

.....四六

宙合

.....五一

樞言

.....五八

八觀.....六三

法禁.....六九

重令.....七三

法法.....七七

兵法.....八七

內言

大匡.....九一

中匡.....一〇五

小匡.....一〇七

王言(闕).....

霸形.....一二三

霸言.....一二七

問.....一三三

謀失(闕).....

戒第.....一八三

短語(二)

地圖.....一四四

參患.....一四五

制分.....一四七

君臣上.....一四八

君臣下.....一五六

小稱.....一六三

四稱.....一六七

正言(闕).....

侈靡.....一七〇

卷下

短語(二)

心術上.....一

心術下.....五

白心.....八

管子集解 目次

一四

水地	一三	入國	六五	乘馬數	一二二
四時	一六	九守	六七	問乘馬(闕)	一二二
五行	二一	桓公問	六九	事語	一二四
勢	二五	度地	七〇	海王	一三五
正	二七	地員	七五	國蓄	一二七
九變	二八	弟子職	八一	山國軌	一二二
區言		言昭(闕)		山權數	一三五
任法	二九	修身(四)		山至數	一四〇
明法	三四	問霸(闕)		地數	一四七
正世	三五	管子解		揆度	一五〇
治國	三八	牧民解(闕)		國準	一五七
內業	四〇	形勢解	八四	輕重甲	一五八
雜篇		立政九敗解	一〇一	輕重乙	一六八
封禪	四六	版法解	一〇四	輕重丙(闕)	
小問	四七	明法解	一一〇	輕重丁	一七五
七臣七主	五四	管子輕重		輕重戊	一八四
禁藏	五九	臣乘馬	一二一	輕重己	一八九
				輕重庚(闕)	

管子集解 卷上

經言

牧民國頌 四維 四順 土經 六親 五法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 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 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

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 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 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

之同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 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

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 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 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

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 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

刑乃繁。璋當為璋。璋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 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 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

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 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 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 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其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

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當行不復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

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

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

不可爲也。以家爲家。

一親也

以鄉爲鄉。

二親也

以國爲國。

三親也

以天下爲天下。

四親也

母曰不

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此

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